

# 法律界的短跑女將～張甘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程瑞福  
國立台灣大學 蔡秀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黃怡玲

張甘妹小檔案

民國十九年生

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人)

小學：日誌時期堀江小學校(現在之鹽埕國小)

中學：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

大學：台灣大學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退休，現在是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

## 壹、前言

民國三十七年曾經代表台灣至上海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法律界短跑選手張甘妹女士，目前已屆齡七十四歲(2004年)，由於年輕時運動訓練打下的好底子的關係，現在的她身體仍非常的健壯，走起路來健步如飛，與張甘妹女士談起當年運動員時代的過往事蹟，她仍滔滔不絕的訴說這一段光輝璀璨的歲月。

提起張甘妹女士會進入田徑界要追溯到她中學時期，那時仍是日本治臺時期，張甘妹就讀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高雄女中前身)，因從小即展露運動的天賦加上父兄影響使她喜歡上運動，中學時她加入田徑隊展開一連串的訓練，當時田徑隊的教練為日本籍的無敵女士，她對學生的訓練相當嚴格，也因此為張甘妹打下良好的田徑基礎。

光復後適逢上海舉行第七屆全國運動會，這是台灣第一次參加在大陸舉行的全國運動會，由於時代變遷的特殊性，臺灣隊的參加更顯得具有時代意義，而張甘妹女士也有幸恭逢了這項盛會，她參加的項目有六十公尺、一百公尺、跳遠及四百公尺接力賽等四項，其中只有跳遠及接力賽拿到第四名。她扼腕的說她的專長短距離項目沒拿到名次實在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之所以會沒得名是因為台灣隊是搭船去

上海的，由於她是頭一次長途搭船，一上船就開始頭昏腦脹地吐了一天一夜，也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使她元氣與體力大傷，再加上身負得牌的重責大任，使她在比賽時太過緊張而跌倒，這一跌就把她自己跌出了決賽外。所幸在接力賽及跳遠仍有不錯的表現，在



跳遠方面她拿到了第四名的成績，而在接力賽方面，靠著團隊默契和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四人拿下接力賽的第四名，在臺灣光復初期臺灣隊能有這樣的成績出現誠屬難得。或許是為了爭一口在上海全國運動會時未能得獎的氣，回台灣幾個月後張甘妹加強對自己的訓練，在參加第三屆省運會(民國三十七年)的六十公尺及一百公尺個人賽中，分別破了大會紀錄，而六十公尺八秒一的紀錄至今仍未有人打破。

民國三十八年張甘妹女士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台灣大學法律系，在當時高雄女中只有二人考上台大，張甘妹就是其中之一。高雄女中校長在畢業留言冊上給她的留言是「運動、功課、品性都不錯」，但她也面臨到了一個難關，在當時的台灣仍是屬於保守未開放的社會，張甘妹的母親就曾對她說一個女孩子家讀那麼高做什麼，但所幸她父親對教育是屬較開放的立場，母親也沒反對下去，也就讓她順利北上讀書。

上了台大之後，張甘妹女士除了每日忙於功課外，她也沒忘了運動是她的最愛，雖當時台大沒有正規訓練的田徑隊可參加，但她仍每天一大早獨自一人拿著自己的釘鞋在田徑場上練習，似乎是在她的帶動之下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練田徑的行列，在台大四年期間，張甘妹女士也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比賽，小至校園的運動會，大至全國的省運會、大學聯合運動會、台灣省田徑賽都有她的蹤影，也因張甘妹女士在田徑場上的優異表現，使得她也成為日後台灣大學田徑隊的指標性人物之一，台大田徑隊創隊元老郭博修先生就將創隊元年往前追溯至張甘妹入學的那一年(民國三十八年)開始。



張甘妹女士之獨照



比賽跳遠時之英姿

大學畢業後，張甘妹女士雖未再參與比賽，但她將對運動的熱忱轉至她的事業上，她打破了世人過去對運動員抱持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在法律學界、政界開創出屬於她的一片天空。畢業後她留在台大擔任法律系助教的工作，並曾赴日本國立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犯罪心理暨精神醫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法學部及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進修，專攻刑事法學。在台灣大學、東吳大學、中央警官學校(現警察大學)及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曾服務過，而目前還是台大法律系的名譽教授。在政界她受外交部奉派為出席聯合國第二十六屆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之一。民國六十一年她更受聘為省政府委員，她說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完全是因為在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時認識了謝東閔先生，謝東閔先生得知她是法律專長，因此在這個機會下，請張甘妹女士去省政府擔任委員。張甘妹女士是台灣第一個擔任省政府委員的女性，她與有榮焉的說：「她覺得一方面她是法律系出身，能將所長運用在政界上，另一方面，她也是代表女性能在政界為女性出聲，且在擔任省政府委員期間她致力於台

灣少年輔育院感化教育業務革新。」在社會上張甘妹女士全力推動觀護輔導工作，民國六十九年她榮獲台灣觀護協會的名譽理事長之榮譽。

回顧台灣早期仍是屬於比較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社會型態，張甘妹女士能以自己的實力在法律界、學術界、政界開創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誠屬難得，在訪談過程中張女士曾提及因為是女性的緣故，常有人會因妒意而說一些不中聽的風涼話，但她就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堅持下去，她個人覺得這或許是因為從小參與田徑訓練所培養出的吃苦、耐勞及公平競爭的運動家精神，使得她在面對很多阻撓時也都能毫不畏懼的勇往直前。

## 貳、採訪張甘妹女士

採訪：蔡秀華、黃怡玲

時間：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10:00~15:00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台大法律系教師休息室

時間：九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12:00~14:00

地點：台大體育館迴廊咖啡

**問：請問您是哪裡人？**

答：我是屏東縣佳冬鄉客家人，民國十九年生，幼時隨家人遷至高雄市，我們家十個兄弟姐妹，我是女生的老大，排行是老二，家中生有五男五女。

**問：小學是讀那一所學校？**

答：是堀江小學校，也就是現在的鹽埕國小，在當時它是屬於日本人讀的小學校。

**問：小學就開始跑步了嗎？**

答：應該是說小學開始展現運動的天賦，受哥哥的影響，在小學五、六年級時開始喜歡上跑步。

**問：您和日本人讀同一間學校，同學會不會欺負您？**

答：我在日治時期念小學時，有時候還是會看到日本人欺負台灣人的事情，但大體而言老師人還不錯，學校同學因我功課不錯，對人也都客客氣氣的，不太會對我怎樣，雖有幾個同學會對我不禮貌，但老師會告訴他們不能這樣，加上我自己個性也不強烈，所以這種情況比較少發生。我有一個臺灣同學個性比較強勢，他會為此常和日本籍的同學辯論。

**問：小學開始參加田徑隊的練習嗎？**

答：沒有，真正加入田徑隊是在中學的時候。

**問：中學就讀哪一所學校？**

答：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

**問：聽說，日治時期小學升中學也需要考試，請問考試內容有包含體育嗎？**

答：當時小學畢業要繼續讀中學的話需參加考試，成績過了才有學校讀，我中學讀的是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我們除了考學科外，我們也加考了體育這一科，體育考的項目有急行跳遠、一百公尺和拉單槓…等，我體育的分數很高有九十分，我想能進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我的體育成績不錯也佔了一部分。要知道在那時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是給日本人讀的，第二女子中學才是給台灣人讀的，那時我們崙江小學校考上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的台灣人才二個人，所以我覺得體育這部分的成績佔了很大的因素，一般人都認為會運動員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這一類型的，但我恰恰就不是，我發展算是比較均衡，我記得中學畢業時不是都會給老師、同學們寫畢業留言嗎，我中學時校長給我的留言就是「功課、運動、品性都不錯」。

**問：剛剛有提及是中學才加入田徑隊，請問田徑隊的教練是誰？**

答：是日本人，名字叫做無敵，是位女教練，她訓練非常嚴格，現在還健在住在日本。

**問：當時中學田徑隊約有幾個人參加？**

答：約有二十至三十人。

**問：請問一下你們練習的方式？**

答：一個星期有三次隊訓，無敵教練對我的訓練非常嚴格，尤其是在跑步方面，因為我的專長項目是六十公尺、一百公尺及跳遠三項。

**問：依時間推估，您讀中學的時間剛好碰到中日戰爭，那時學校仍上課嗎？**

答：沒有正式上課，我們拿水桶去增產報國，種芝麻、炸油、做飛機等事情，當時生活很痛苦。我那時住鹽埕濱啦很熱鬧，但戰爭時被轟炸啊，許多房子被炸的毀掉了。我們家是二層樓，第二層被轟炸的暴風壓扁掉了，一樓好像是還好，我那時念高雄第一女子學校，那時心想已經炸了一次應不會再炸了，所以跑到二樓沒被炸毀的桌子要讀書，沒想到過不久又炸了一次，嚇死我了，我舅舅躲在防空洞時，被熱風熱死，他就這樣被犧牲掉，我會沒事是因為我看見飛機射下來的子彈，我很好奇想下去撿子彈，我運氣不錯，我下來時，二樓瞬間就被炸扁了，一樓也是很恐怖，滿滿都是灰塵。

**問：您參加那麼多的比賽，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哪一個？**

答：記憶比較深的是全國運動會去上海參加比賽，那應是民國三十七年的事，但正確的日期我忘了，要查一下。



第七屆上海虹口體育場



跳遠之英姿



背號 193 的張甘妹女士

**問：您參加哪些項目呢？**

答：有個人六十公尺，一百公尺、跳遠及四百公尺接力賽共四項。

**問：當時參加接力賽的選手有哪些人？**

答：有我、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共四人

**問：那時是怎麼樣過去上海的？**

答：當時是搭船去的，當時總領隊為許恪士先生，副領隊為教育廳的副廳長謝東閔先生，四月底的時候由謝東閔先生率領，從基隆乘「中興號」的船出發前往上海，那時約有近一百人代表台灣去上海參加比賽，男男女女都有。我記得那時我們是搭船過去上海，由於我會暈船，出基隆港我頭暈就吐了，就這樣在船上吐了一天一夜，到上海時因在船上吐到沒力氣全身都軟趴趴的。這一路吐過來的影響很大，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沒那麼快復原，以致成績表現沒有預期中的理想。

**問：全國運動會是臺灣第一次參加中國舉行的運動會，聽說成績不錯，不知老師那時的成績如何？**

答：剛剛有提到因坐船引起身體不適沒那麼快復原，以致成績表現沒有預期中的理想。在短距離中有跑進複賽，但決賽時就進不去了，因為我心急且緊張，在紅泥土跑道上滑倒所以沒拿到名次，到現在那個疤還留在我左腳的膝蓋上，不過我參加的跳遠就拿到了第四名。在接力賽方面，我和郭烏紹、郭美麗還有林白嬌代表台灣參賽，那次我們也榮獲了第四名的成績。

**問：除了全國運動會，還有參加哪一方面的比賽呢？**

答：也有代表學校參加臺灣省運動會、大專院校運動會…等大大小小的比賽，我記得有一次代表台大參加臺灣省運動會有打破了女子六十公尺的大會記錄，但我忘了



第二屆省運會百公尺冠軍留念

是哪一屆，也要再查一下。

**問：當時家中的人會反對您參加運動嗎？**

答：我母親認為一個女孩子跟人家搞運動做什麼，但因父親沒有很強烈的反對，而她也是屬於模範母親的思想，也就沒有繼續反對下去。

**問：您考上大學時家人會反對你繼續讀書嗎？**

答：我父親很聰明，他茄苳國小六年都是第一名畢業，但因眼睛不好有砂眼，雖然功課方面不錯，但是考試這一關就通不過不了，當時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如果要讀書身體不能有太大的問題，日本這方面管的很嚴格。我父親管教小孩是屬於較開明那一型的，母親她則認為女孩子家讀那麼高做什麼！但也許因為我父親不反對，她也就沒有堅持下去，我才能北上就讀。

**問：您剛上大學時的情形如何？有繼續參與校隊練習嗎？**

答：我剛進台大時，台大並沒有田徑隊。我剛開始時是住仁愛路的親戚家，但後來沒多久我便搬入第一女生宿舍。每天早上都拿著釘鞋自己在操場上練習跑步，那時沒有校隊，就幾個喜歡跑步的同好自己在操場上練習而已。

**問：大學畢業後有繼續運動嗎？**

答：當時運動員的生涯和現在的運動員一比是屬於比較短的，我大學畢業後留在台大擔任教職的工作也就沒參加比賽了。平常的休閒活動是打乒乓球，所以你看別人六七十歲都是胖胖的，但我就是不會啊，運動訓練出來的肚子、腳、手臂都很結實，這是從事運動幾十年來的成績。今年(民國九十三年)台大退休人員聯誼會第一次參加學校運動會，我也參加了跳遠、六十公尺跑步這二項，退休聯誼會報名的吳組長他是教官吧！還叫我不跳的太多，隨便跳一跳就好了，因為一方面我們也很久沒參與這樣的運動競賽，另一方面年紀也大了，萬一跳完了，身體也出毛病就不好。

**問：運動員的生涯對您自身有何影響？**

答：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價值觀的部分，我覺得運動員那種吃苦耐勞、不服輸的精神對我而言影響很大，因為過去常有人認為我一個女生那麼的出風頭，有時也會對我的表現有一些意見，但我就是憑著一股不服輸的精神，也不去和他們辯論，靠著自己繼續做下去。

## 叁、參考書目

張素珠 (1990)。台灣隊參加全國第七屆運動大會。《中華體育》，第四卷第三期。  
 自立晚報 (1948)。  
 台大田徑隊 (2004)。《台大田徑隊五十週年紀念特刊》。  
 雷寅雄 (1989)。《台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 附錄一：張甘妹個人參賽成績表

比賽名稱	年代	項目	名次	備註
第二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6 年	跳遠	第三名	高市
第二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6 年	六十公尺	第二名	高市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跳遠	第三名	高市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六十公尺	第一名	高市 8.1 秒破省運紀錄
第三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7 年	一百公尺	第一名	高市 13.6 秒破省運紀錄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民國 37 年	大隊接力	第四名	台灣省
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民國 37 年	跳遠	第四名	台灣省
第四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8 年	跳遠	第三名	北市
第五屆台灣省運動會	民國 39 年	跳遠	第二名	北市
台灣省第二屆田徑賽	民國 39 年	六十公尺	第三名	台大
台灣省第二屆田徑賽	民國 39 年	鐵餅	第二名	台大
第一屆大學聯合運動會	民國 41 年	六十公尺	第二名	台大

相片來源：台大田徑隊提供。

# 台灣田徑之神—高何土先生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雷寅雄

## 壹、前言

高何土先生是西元一九〇七年（民國前四年，日據時代為明治四十年）出生於台北市大稻埕（今台北市延平北路），當時台灣剛割讓給日本統治沒多久，在台北反抗日本的民族意識非常濃厚，特別是高何土先生的三兄—高兩貴先生—是蔣渭水先生的信徒；其受三兄影響很大，因此對日本人非常敵對，他提倡田徑運動目的就是要打擊日本人的高傲及提高台灣人的尊嚴。從小他就有領導能力，雖然他的田徑成績不是很出色，但他有很強的領導力及組織力，結合優秀的田徑選手在田徑場上來對抗日本人。

台灣光復後，他更是發揮領導能力，創立很多體育組織，開體育運動之先河，提倡田徑運動不遺餘力，七十幾年從不間斷；台灣只要有田徑活動，就能看到他的影子。

## 貳、啟蒙時期

### 一、受三兄影響，為爭自由、為民族意識而奮鬥

台灣在清朝光緒年間因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就落入日本軍皇的統治。雖經過台灣一些有志之士的反抗也無力可回天，就如台灣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所說：「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到了民國初年這種為民族爭自由奮鬥的精神仍然持續不變。

他當時為著民族爭自由的潛意識，有鑑於生長在日人控制下的台灣人民生活困苦，油、鹽、米、糖按級配給，生活環境艱苦，加上教育及從政的不平等，人民受壓迫，根本無自由可言。更因受他三兄（高兩貴先生）的影響（他三兄為當時民族運動領導者林獻堂、蔣渭水和蔡培火先生的追隨者。在民國十二年二月台灣全島實行大拘捕，被捕入獄八個多月，因無證據才放出。他三兄未入獄之前也是一位田徑健將，對於撐竿跳高、跳遠、跳高造詣都有很高水準）。當時日本人在台灣實施「愚民政策」，不讓台灣同胞有受教育的機會，以防知識份子的反抗。因此林、蔣、蔡三位先達即發起文化運動，各地紛紛響應，如台北市組織台北青年會，以促進體育文化交流、獎勵體育活動為宗旨，鍛鍊健全體魄；然而日本總督府當局下令禁止，並以武力鎮壓，終被解散。後來以體育做號召，先成立台北青年體育會，而推行田徑、桌球等運動。尤其蔣渭水先生對青年體育更是大力支持，在慘澹經營下，運動風氣逐漸提高，因此也稍有成就，人才輩出，可跟